

## 马 车

——事物笔记之一

还是来说说马车吧。

此前机村有马，也有马上英雄的传奇，但没有车，没有马车。其实，哪里只是机村，方圆几百里，上下两千年，这个广大的地区都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天，突然就有马车了。这马车来得很不正式。那还是农业合作社的时候。社长去乡里开会，除了自己的坐骑，还备了好几匹马，并吩咐人都上好了鞍子。大家问：“格桑旺堆社长，是不是你当了官，共产党要给你配一个新夫人哪！牵这么多马去，是不是还有很多的陪嫁呀！”

那时，机村的一些人，慢慢开始明白，

共产党不是一个人。但还是有很多人以为，共产党是一个人，和毛主席加在一起，是非常了不起的两个人。

麻子保管员说：“是毛主席要给我们发好东西了！”

什么好东西呢？杨麻子这个总要显得比别人聪明的人却假装出高深莫测的样子，笑而不答。

大家闲着无事，聚在一起，就等着格桑旺堆社长从乡上回来。这一等就是三天，但大家都没有一点不耐烦。

他们说：“这家伙，想在我们都不耐烦等了，回到家里喝茶的时候突然出现，我们才不上这个当！”

这么一说，格桑旺堆和那几匹负重的马就出现了。好像他就藏在附近什么地方，想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村子里。但大家都不上当，他也就只好现身了。几匹驮着重物的马脖子上的铃铎叮当作响，队列稀疏，步伐散乱。格桑旺堆的坐骑也驮上了

东西，他袖着一双手，懒洋洋地走在后面。总之，从这情形，一点看不出有崭新事物降临的庄重意味。

马一匹匹走进村中广场，停下步子，喷两下响鼻，等人们上来卸去身上的重负。

大家七手八脚上去，把牲口背上的东西往下卸。格桑旺堆喊一声：“小心！”但已经有人把脚砸伤了。没人想到牲口背上的东西有那么沉，所以手上并没怎么用劲，一解绳子，东西沉沉下坠，就把脚给砸了。大家这才小心地把那些神秘的重物一样样小心翼翼地从小牲口背上接下来。

解去了鞍鞯的马抖抖鬃毛，“咳咳”叫上两声，奔到河边饮水，到泥沼里打滚去了。

大家就看着格桑旺堆，等他来揭开谜底。

格桑旺堆吸了一撮鼻烟，说：“打开。”

马上就有心急的人上去，用刀把裹在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上的麻布挑开。一样一样的东西就从里面暴露出来。问题是，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了，还是不明白这是些什么

东西，更不明白这些东西能派上什么用场。人要不知道眼前是什么东西，这东西也就无法描述。所以，我只好按知道以后的说法来说。这些东西是几只橡胶轮子、支撑橡胶轮子的几只钢圈，再有就是能把两只大轮子连接起来的转轴、轴套里的滚珠轴承。除了那几只橡胶轮子，所有的铁件东西上，都满涂着散发着刺鼻气味的厚厚的油脂。简而言之，这是一辆马车最主要的部分。当然，这是我们这些已经知道车是什么的人的说法。那时，人们都小心地伸出手去触摸那些陌生的东西。他们都没有触摸到那些东西的实质，也就是钢铁部件那光滑而坚硬的部分。他们只是摸了一手钢铁构件表面上那黏稠的，气味也非常陌生的油脂。于是，他们都把眼光转向了格桑旺堆。

格桑旺堆作为机村领头人的权威也就是在这样一些特别的时候树立起来的。

他沉稳地笑笑，从怀里掏出一卷纸，叫人展开。上面就是一些交叉的线条。没有

人能够明白。他把这张纸卷起来收好，再打开一张，又是这样一些横横竖竖的线条。最后，还是有木匠手艺的南卡说：“我知道了！”

格桑旺堆问：“知道顶个屁用，你能做出来吗？”

“我试试。”

“我不是叫你试试，我问你能不能做出来！”

“能！”

“那你明天就动手，要帮手就开口，我给你派。”说完，格桑旺堆叫麻子把这些东西一件件入了库，就走开了。

这时，大家才想起来问木匠南卡：“这是什么东西？”

南卡张开了嘴巴，却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呢？因为机村的土著语言中，没有他已经领会到的这个东西的名字。所以，他说不出来。

众人脸上露出了讥诮的神情。

木匠南卡大叫：“我真的知道！”

“那你就说出来吧。”

南卡说：“我知道，但我就是说不出来。”

众人再次大笑。南卡就对着格桑旺堆家的房子喊：“格桑社长，告诉我这个东西的名字！”

格桑旺堆从窗口伸出脑袋：“马车！”

他是用汉语说的。这时的机村的土著藏语中，已经夹杂了好多的汉语。这也是新加入的语汇之一。

南卡就对大家大声喊：“马车！”

但大家还是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奇怪的是，只要有了一个名字，即使这个东西还没有成形，还没有以名字指称的那个事物本来的样子呈现在人们面前，大家立即就相信了。大家都说，南卡要造马车了。

马、车。这两个音节在喉、舌和齿的联合作用下，艰难地从机村人的口中吐了出来。他们就相信这个名字所指称的东西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了。每天，大家从地里回来，

头一件事，就是去看南卡的工作进度。每到这个时候，南卡就把手里的工具放下来，不管是拿着凿子、斧子、刨子，还是别的什么工具，他都立即停下来。转而把格桑旺堆带回来的图纸铺开，眯缝着双眼细细打量。冷不丁地，他还会打出一个很响的嗝。但一天天，大家看到马车的部件一一呈现。先是两根后方前圆的车辕，接着，两根车辕被横木连接起来。往下，轮子和轴装配好了，车架也牢牢地固定在上面了。南卡打开最后一张图纸，按样子在车架上铺上木板，装上了驭手座位与货厢。

当这架新马车以马车的样子呈现在大家面前，把钢铁机件上的黄油味和木头上新鲜的松脂味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都知道马车是个什么东西了。

关于机村的马车，还有一个小花絮值得一说。马车造好了，却剩下一张图纸。大家也没有怎么理会，因为马车实实在在停在小广场上了。孩子们推着它，它的两个橡胶轮

子真的转动起来，在广场上像一架马车那样运动起来。于是，驯马，驯好马，试车。这时，大家才晓得那张图纸大有用处。因为这车没有刹车，结果连马带车冲进了河边的柳树林里。是乡上的人少给格桑旺堆发放了刹车部件。格桑旺堆又去了一趟乡上，取回了这些部件。然后，机村的马车就是一辆真正的马车了。

## 水电站

### ——事物笔记之二

他们真是些神气的家伙。

特别是在机村孩子们眼中，地质队的这些家伙比工作队还要神气。

工作队也很神气，但是，他们的神气是在眼睛里。他们脸上所有的部分都在笑，但眼睛里却满含着骄傲的神气。他们像军人一样背着背包，来到村子里，开过会后，又一一地分住到贫下中农的家里。他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与你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你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了。”

但地质队就不一样了。

他们自己带着一队骡子，驮着帆布帐篷、可以折叠的床、桌子和椅子，还有各种

各样的尺子与镜子。他们出现了，看见机村这么大一个村庄，但就像没有看见一样。他们赶着驮着各种稀奇东西的骡子队直接就从村子中央穿过去了，对这么大个村庄视而不见。完全是一种见过大世面的样子。每次来的地质队都是这样，径自穿过村庄，一直往河的上游走，一直到转过山弯，把营地扎在比磨坊更远的林边草地上。不要看他们这些人大多都戴着眼镜，但他们什么力气活都会干，从林子里砍伐小树，扎成能撑起帐篷的支架；用铁锹在地上挖坑，转眼之间，里面就烧起火来，埋锅烧饭。有人甚至耐烦用斧子劈出一般高矮厚薄的白桦木样子，做成漂亮的栅栏，把那几顶帐篷围在中间。这些事情，机村的男人都会，工作队的人是不大会干的，但这些人会。

还有一些就是机村人没有见过的了。他们伐倒粗壮的杉树，用粗壮的树干搭起一个结实的平台，在上面安装上一些机器。有点风尾巴就摇摇晃晃，风稍大点就滴溜溜转

个不停的东西是风向标，用这东西是要看出风的大小与方向。他们还在一个箱子里装上一些漂亮的玻璃容器，每天，都有人爬到上面，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记下瓶子里装了多少雨水或露水。他们还把一把长长的铁尺插在水里，每天记录水涨水消时，贴着水面的尺子上的刻度。

然后，他们就上山下涧了，用锤子在岩石上叮叮当地敲打，用不同的镜子去照远山，照近水。太阳好的时候，他们就把折叠桌子打开，铺开纸，把记在本子上的数字，变成一张张线条上下不定、曲里拐弯的图。

他们就这样忙着他们的事情，对近在眼下的机村不管不顾。偶尔，伙夫会去到村里采购一点蔬菜或牛奶。

可能就是因为太神气了，在他们眼里机村就像不存在一样，大人们都尽力不到地质队扎营的地方去，也假装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但我们这些小孩子可是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我们总是偷偷溜到那里去。

停停转转的风向标下面的营地尽是新奇的事情。那些神气家伙，任我们聚在栅栏外面探头探脑。直到有一天，老师突然宣布，地质队邀请机村小学全体学生前去参观，并要为我们组织一个科学主题日。我们头一天得了这个消息。人人都念念有词：科学主题日，科学主题活动日。第二天，这个词在我们嘴里就很顺溜了。但是，老天爷呀，看看我们这群面孔脏污、衣衫破烂、乱发上沾着草屑与尘土的孩子吧，哪里有点能跟科学沾上边的样子啊！

但是，我们去了。老师让我们排成两列纵队，前面打着一面红旗。老师依然吹着他那只口哨，指挥我们迈出整齐的步伐：

一！一！一二一！

一！一！一二一！

他的口哨闪闪发光，口哨声也一样闪闪发光。

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步伐是整齐的。整齐的步伐使弯曲的村道上扬起了尘土。可

是，转过山弯，过了磨坊，看到地质队营地上飘扬着的那些彩色的三角旗后，心立即咚咚乱跳，大家的步伐立即就零乱了。

他们把总是半开的栅栏门完全敞开了，把一群小兽一样慌张而又激动的野孩子迎了进去。那天，我们看他们画图，看他们给岩石标本编号建档，学习使用那些不一样的尺子，学习辨识那些收集雨水的瓶子上的刻度。每一处地方，都有一个人出来讲解，但我必须说，光是可以亲手摸摸那些东西，就让我的心跃动不已，至于那些解说，我可一句都没听进去。最后，他们把折叠的桌子排成一溜，请我们坐下，桌子上面摆上了花生与糖果。除了特别馋嘴的人，大多数人都没有勇气把糖果上漂亮的玻璃纸剥开，把那甜蜜的彩蛋溶化在嘴里。但是，我们出手的确是太快了。手从宽大的藏袍袖子里像蛇吐信子又收回信子一样，飞快伸出，抓到一颗糖果又飞快地缩回。糖果，一颗颗像是某种秘密的欣喜藏进了袍子里。

那些人笑了。这种很平淡的笑容，让我们紧张激动的心情终于松弛下来。但是，到这个时候，科学主题活动日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在老师的口哨声中，我们排着队一二、一二地迈着步子，离开了地质队的营地。当我们走到磨坊附近，队伍里突然有人哭了起来。为什么呢？没有拿到糖果吗？不，这个孩子哭着说：“他们说的科学我一点都没有听懂。”这一来，好几个孩子都被触动，都伤心地哭了起来。我也想哭，但我摸到了怀里揣着的糖果。我吃了一颗。立即，我就不想哭了。直到现在想起来，那一天的回忆是多么的甜蜜啊！

以后，不论我们什么时候出现在那里，地质队营地的栅栏门都会为我们而敞开。

这天晚上，每一个去过营地的孩子都为家人分发了糖果。我们还带回去了一个消息：地质勘探队要为机村设计一个水电站。

水、电、站！

水电站能让每一家人的房子都亮起电灯！

水电站能够让很多我们没有听说过更没有见到过的机器飞快地旋转！

那是来到机村的最后一支地质勘探队了。最初的那些地质勘探队，都是赶着骡队来的。后来，公路通了，有两支勘探队是开着自己军绿色的卡车。卡车停下来，和那些帐篷排在一起，也成为营地的一个部分。我们带回那个消息的第二天早上，地质队营里的栅栏外边就堆满了各家各户大人趁天没大亮送去的东西：白菜、萝卜、土豆、腌肉、新鲜牛奶，还有整捆的劈柴。那段时间，机村人与伐木场的关系非常紧张。机村人不高兴他们的斧锯那么快地吞噬着森林。所以，两边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大起冲突。这种冲突本是因树而起，至今还被描绘为汉人跟藏人的冲突。因树而起的冲突是可以消弭的，但一到两个民族的层面，就好像是与生俱来了。但是，工作队也是汉人为多啊！工作队没来以前，机村也是有汉人的。保管员

杨麻子也是汉人啊。而肯为机村的孩子举办科学主题活动日的勘探队也是汉人啊，他们还要为机村设计水电站！

那支勘探队留给机村的是多么美好的记忆啊。

他们把宽边的白色帽子背在背后，扛着仪器顺着河边往上游走出半里，在河边打上了几根木桩，又用红色油漆写上数字和字母。那是引水渠的进口。他们就在那里打开三角架，支起科学的神奇镜子。他们用这些镜子去找另一些人从岩石边、从浅树林里伸出来的三角彩旗和可以伸缩的高高的尺子，然后，就把写着红色数字与字母的木桩一路钉进地里。他们忙完了这些事，就回到营地画地图去了。这一天，机村人全体出动，沿着那些木桩芟掉荒草，砍去灌木与箭竹丛，在荒地中开出了一条笔直的通道。通道横行一段，马上急转而下，直跌到营地旁边的洼地上。大家都懂得这是一条水渠。机村的磨坊也是这样引水来冲转沉重的石磨的。勘探

队的大部分人把收集的标本装箱，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拆除那些测量风与水的仪器。只有几个人还在大张的纸上画图。他们弯着腰趴在桌子上，耳朵上夹着铅笔，手里拿着圆规与不同形状的尺子。

那天，机村的大人们也忘记了该要在这些神气的家伙面前保持自己的矜持，差不多都来到了勘探队的营地。勘探队的人并没有因此摆出要与机村人特别亲近的意思。他们顾自忙着自己的事情。中午时分，最后一个帐篷拆下来，折叠好的帆布用结实的绳子捆扎起来，抬上了车厢。卡车隆隆地发动起来。这时，机村的水电站在最后两张桌子上诞生了。一张桌子被叠起来装车。

机村几个头面人物围在最后那张桌子四周。听画图的人指点进水口的水闸，水渠后端的蓄水池，安装水轮机的泵井，泵井上面的房子和房子上的发电机。

原来，勘探队送给机村的是一座画在纸上的水电站。